



那是一个雾蒙蒙的春日夜晚，辛恩·欧夏乘坐的C-130运输机降落在巴格达。飞进巴格达的感觉就像从天空中掉下来——辛恩已经够害怕了。对于这场战争，他有着强烈的感情。他相信他是正义的，相信乔治·布什将一个国家从暴君手里解放出来，但是，他从未想到自己真的会去那里。辛恩·欧夏在伊拉克？这一切似乎不是真的。

### 辛恩·欧夏赴伊拉克

2年前，当他报名参加宾夕法尼亚国民卫队时，征兵人员向他父亲保证：“别担心，欧夏先生，国民卫队从不离开美国本土。”离开美国？辛恩甚至没有离开过他居住的Minooka小城。他入伍主要是为了获得大学学费，家里不宽裕，国民卫队是获得文凭的捷径。再说了，参军不会影响他的未来计划。他希望未来能够从政，甚至竞选市长或州议员什么的。

那是2003年圣诞节，萨达姆被

捕后不久，辛恩的编队接到了部署命令。他们开赴迪克斯堡接受训练，接着在科威特呆了约1个月，然后开赴伊拉克，谁知道之后会去哪里。“我竭尽全力不在所有人面前哭，”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了离开家人时的感受。他的母亲南希交给他这个笔记本时说，“天知道，你在那里会碰到什么人。”

“我不想杀人，尤其是小孩。”他在日记里写道，“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再也不能回家了……”走下飞机时，他告诉自己振作起来。他现在是一个士兵了。在那个时刻，辛恩·欧夏仍然不知道，他来到伊拉克究竟要干什么，他将面临什么样的危险，他的任务是什么。

### 19岁士兵的新任务

最初几周，他整天守守在一个监狱守备塔里，抱着他的枪，无聊地掉眼泪，还要确保没有犯人逃跑。根本没人企图越狱。连Minooka也比这个地方事儿多。一

天，他突然被上级叫去，FBI（联邦调查局）希望和他谈论他的新任务。他即将去报到的地方关押着要犯（传闻说，萨达姆·侯赛因就关在那里）。FBI的一个家伙问了他一些问题。“面试持续了3秒钟，”辛恩说，“问我的未来计划、背景、爱好、名字。就这些。”辛恩转身离开，但FBI的家伙拦住了他，说：“我们要让你做的工作，可能非常枯燥。”“我不在乎。”辛恩说，“我想，我知道它是什么，我想干。”“你还太年轻。”“没问题。不要紧。”“OK！”就这样，他通过了面试。

你准备见他了吗？辛恩被领着穿过一条长而肮脏的走廊，经过一间又一间空房间。这段路似乎永远走不完——他不确定自己到底是兴奋还是紧张，也许更是兴奋。然后，他进入了萨达姆的牢房。透过房门上的小门，辛恩可以看到他，坐在他的红色塑料椅子上。门被打开，萨达姆站了起来。他穿着一件灰色的到脚踝的长袖袍子、一双黑色皮凉鞋。他的黑胡子修剪得整整齐齐，头发刚剪过。他比辛恩想象中要高，大约1.83米，对他的年纪而言很健康。“他站起来，满脸堆笑，和我们握手。”辛恩说。然后他把手放在心口，告诉他们——用英语——很高兴和他们见面。他见到了萨达姆，他妈的萨达姆！

### 看守萨达姆 298天

接下来的298天，辛恩·欧夏将看守萨达姆。他试图毫不在乎，试图使用他所知道的最严苛的军事表达语。他们接到了严格的命令。不要主动交谈，不要和他谈论自己的家庭，或者任何关于他们个人生活的信息。对萨提出的任何要求都必须上报正当的官方渠道。确保准时提供他的饭菜，打扫他的牢房，

保证他的洗澡水不会太冷或太热。确保他每天得到锻炼，每晚有清洁的床铺。

“最初一个月，一切很尴尬。”辛恩说，“可他开始习惯我们，我们对他已习以为常。”有的日子，辛恩在萨达姆的牢房外，连续几个小时翻看杂志、一言不发。可是不久，萨达姆和他熟了，自在起来。

一切都以萨达姆为中心，时时刻刻。有时，难免让人受不了。夜晚，他们偶尔被迫击炮袭击，但是炮弹、AK-47的声音已经不再困扰他们。他们学会了一觉睡到天亮。

萨达姆表现得完全无所畏惧，当炮弹像雨点一样落下时，他们问他是否要穿上防弹衣，他只是大笑。辛恩说：“我猜，他可能比我们更习惯这一切。”

他每秒钟都必须有人监视——没错，是每秒。辛恩和其他卫兵慢慢习惯了看萨达姆·侯赛因睡觉、洗澡、吃东西、刮胡子。一天，他在洗浴时滑倒了，惹得大伙惊慌失措；没有人希望他在美国仍看管的时候受伤（一名士兵不得不把他背回牢房，另一个士兵不得不帮他捡回内衣）。当他正式被移交给伊拉克政府、等待接受审判时，看守他、照看他的其实也是美国人。

### 向亲友保密

“他们告诉我不要告诉任何人，但谁能相信我们？”辛恩说。辛恩和其他宾夕法尼亚国民卫队的伙计们都被卷进了历史的漩涡，其中包括25岁的特等兵杰西·道森。这个直率的农村小子不得不离开他喜欢的奶牛巴斯特和他在酒瓶厂的工作。最初几个月，杰西一直怀疑他们看守的家伙是否真的萨达姆。他说：“我知道他有很多替身。”

还有乔纳森·帕科·里斯下士，

22岁，来自 Millville，父母是菲律宾人。在来到伊拉克前，他是 Berwick 兵工厂的厨师。帕科还在迪克森城的一家餐厅兼职。“我喜欢那地方。”他说。他告诉餐厅里的同事说，他就要去伊拉克了，并承诺如果看到萨达姆·侯赛因，“我会给他一枪！”这时，有人提醒他说，“你是个厨师。你开不了枪。”我回答，“好吧，那么我会往他的食物里吐唾沫。”来到这里，我果真得给他上菜！”（他是否朝萨达姆的食物里吐口水？“没有，不，不。绝对没有。”）

帕科还记得他与萨达姆的第一次会面。“另一个家伙问，‘你想见他吗？’我回答，‘可以这样干吗？’我抬头看着萨达姆，个头挺高的家伙，他把手放在胸口，说，‘哈罗，你今天过得好吗？很高兴认识你。’我当时心想，我应该怎么回答？‘也很高兴认识你？’可是我的头脑里抗议说，为什么要对世界上最可恶的家伙说高兴认识他？”

还有尼克·科斯特洛军士，25岁，来自威廉斯堡，他通过监狱的电脑在网上认识了现任女朋友。可是却不能告诉她，他在伊拉克干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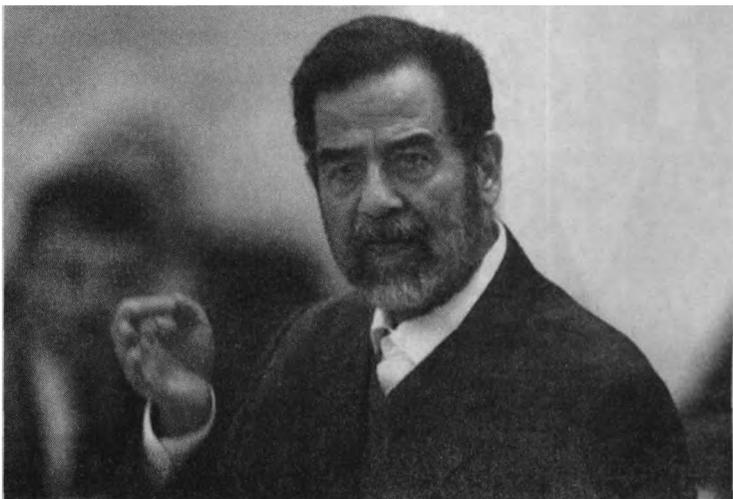
么。（“这本来会是一句很棒的泡妞开场白。”辛恩说）

### 怪癖

他有着独特的怪癖。他有洁癖，在和人握手之后，总是拼命洗手（但他总是在那个人离开之后才这样干，不至于显得粗鲁）。用餐时间更是观看他的强迫症发作的绝佳时间。当餐盘被送到后，他会拿出一盒纸巾。首先，他拿起大托盘，猛擦桌子。然后，他拿起餐盘猛擦托盘。然后，他把塑料餐具一件件地擦遍。这一切工序完成后，他才开始吃东西。杰西说：“他有细菌恐惧症。反正是类似的强迫症状。”

他喜欢和他们分享家庭秘方。一次，尼克的肌肉酸痛，萨达姆建议说，“大蒜，水加热酱汁，调和后按摩患处。”尼克认为这听上去实在愚蠢。

萨达姆讨厌 Froot Loops 麦圈，喜欢葡萄干麦片。可有时候，葡萄干麦片吃光了。正是在这种时候，萨达姆表现出罕见的情绪低落和沮丧——当给他送过去错误的早餐麦片，萨达姆会大叫，“不要 Froot Loops！”



萨达姆总是试图以他自己的方式保持尊严。比如，在进入浴室前，他会把他的红色塑料椅子放在厕所门口，上面搭一毛巾，然后干他自己的事情。

在萨达姆的牢房里，有一张床，一把椅子，一条毛巾，几本书和他的祈祷毯子。他还有他的《古兰经》。他天天都读，还骄傲地向守卫们展示，因为书的边缘被烧焦了，里面还有一个子弹留下的洞。他说，从藏身的蜘蛛洞穴旁边的废墟里找回了这本书。他每天要祈祷5次，但是有时，身体太虚弱，以至于无法下跪。“他是个大坏蛋，”杰西说，“我们抓获他时，他也是个破损的人。”

有的日子，他一言不发，整天静悄悄地在牢房里踱步。其他时候，他们看着他“唱歌，跳上一小段，拍着手，跺着脚”。但是，通常，他只希望谈话。他的英语突飞猛进。他喜欢讲笑话。尤其是关于1头羊和3个男人的笑话。

他常常写东西，记录在黄色小笔记本上，用阿拉伯语。整天写个不停。有时，是诗歌，他还会大声

朗读出来，尽量翻译成英语。“内容都大同小异，比如‘太阳和天空还有星星……’”杰西说，“然后，他呆坐在那儿，笑容满面，出于礼貌，你不得说，‘Yeah! 太……好了!’”有时候，他把阿拉伯语翻译成英语，”帕科说，“在我们听来完全不着边际。比方说，‘街道上有台搅拌机。’而我们照样大声称赞，‘优美!’”

### 他喜欢谈论女人

“欧夏，你结婚了吗？”萨达姆总是用姓氏称呼他们，而且很快就记住了他们的姓名。辛恩回答，没有。“这时，他开始提建议。他说，‘你必须找个好女人。不要太聪明，也不要太笨。不要太老，也别太年轻。中中间间。得会做菜，会打扫。然后，你表示对她的感谢。你得这样……’”萨达姆笑着做出让一个女人弯腰、打她屁股的动作，似乎在说：这是你驾驭她的方式。辛恩努力不让自己笑出来。然后萨达姆开始大笑。他常常大笑。然后，他又回到水槽边，洗自己的东西。萨达姆自己洗衣服。他可以选择自己洗或者让卫兵们洗。辛恩说：“他说，他宁可自己在水槽里洗。我不知道他是否认为我们会对他的衣服做手脚。”于是，他们把清洁剂递给他，他自己洗内衣、衬衣和长袍，然后把它们挂起来晾干。

### 给儿子找妓女

萨达姆经常谈论自己的儿子。一次，他向凯西和一名FBI特工讲述，在乌代结婚前3天晚上，他给他找了3个妓女。凯西回忆说：“他说，第一天晚上，那个女孩很让人满意，于是萨达姆问他的儿子，是否准备见第二个。‘不。’乌代回答，‘这个已经够了。’萨达姆似乎觉得这是个很有趣的故事。”

### 娱乐时间

萨达姆最喜欢的时间是娱乐时间，这时，他可以到花园里放风，照料他的植物。他种了些花儿和小树苗，每天用水龙头给它们浇水。他告诉看守们，他的父亲是一位农民，他自己在离家出走前也学过农活，因此，知道很多这方面的知识。他喜欢他的小椰枣树，喜欢摘下花瓣嚼着吃。他还喜欢鸟。辛恩说：“他省下面包和麦片喂鸟。”

杰西回忆说：“一只小鸟从巢里掉下来，摔到地上，萨达姆把它捡起来，扔向空中。所有的伙计们都以为它会掉下来摔死。可是，它展开翅膀飞了起来。那一幕挺让人感动。”

放风时间总是风波不断。一天晚上，放风时，所有灯突然熄灭了，萨达姆叹息说，“我希望有一支蜡烛和一个好女人。”然后，他开始向杰西讲述，他一生只爱过两次——一次是他的第一任妻子，然后就是他的第二任妻子。

在室外，萨达姆被允许吸烟。但是，士兵们抽烟则需要许可。一次。辛恩偷偷吸烟，被抓住，遭了一顿训斥。萨达姆觉得难以置信，“怎么能不允许士兵抽烟？”后来，他告诉辛恩，“怪到我头上好了。”

### 完成任务回国

2005年2月底，辛恩、帕科、杰西、尼克和其他同排的人在伊拉克的任务结束，即将回国。在背包里，辛恩装进了他的日记、萨达姆给他的古巴雪茄和军队颁发的奖状。

辛恩回到家时，接待他的是盛大的旅行。当地报纸也作了报道。第二天晚上，他和中学同学聚会，和女孩们调情。“你杀过人吗？”这是所有人都想知道的问题。“说来话长。”辛恩回答。



# 像水一样流淌

文 / 张建伟

他20岁了,即将在布隆伯格大学开始大学生活,但他已经不再是从前那个普通男孩。他最后一次听说萨达姆的消息是通过接替他的战友:他没有道别让萨达姆很伤心。

## 最后一页

辛恩日记最后一页:昨天,萨达姆又给了我一支雪茄。这次,我没有抽,把它保存起来。那是一支古巴产的Montecristo。我得想办法把它邮寄回家。今天,我们在放风区时,萨达姆问我是否可以吸烟。我请示SOG,他批准了。于是,萨达姆给了我一支雪茄,让我和他一起坐下。我们开始交谈。一开始,他说和人一起抽烟的感觉好多了。然后,他开始谈到这场战争,谈到他的儿子们。他谈到他们如何死去。他说,“当我躲在地下时,我的3个孩子(包括他的孙子)死了。”他骄傲的是,他们为国家而死。当他谈到失去的一切,眼睛里涌出了泪水。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于是说,为他的损失感到难过。然后他告诉我一个老是纠缠他的梦:他想杀死一条毒蛇,可是却无法办到。这时,一个美国人过来,帮他杀死了蛇……他还告诉我从前3次坐牢的经历以及他如何试图刺杀总统,结果膝盖中弹。他还说,他第一次抽雪茄是和阿尔及利亚总统在一起,他抽得晕头转向,还哈哈大笑。

我们又一起散步。他不停地对我说,我只是点头,偶尔纠正一下他的英语。他对我们的态度,他的表现,让我们很难想象他所做过的那些可怕残忍的事情。可是,我们必须不时提醒自己,以防和他靠得太近。

摘自《新京报》2006.12.2

编辑 / 冯 岚

从小,他就有从大学中文系到职业作家的绚丽规划,然而,命运和他开了一个玩笑。

1955年,他的哥哥要考师范了,但是,父亲靠卖树的微薄收入根本无法供兄弟俩一起读书,父亲只好让年幼的他先休学一年,让哥哥考上师范后他再去读书。看着一向坚强、不向子女哭穷的父亲如此说,他立刻决定休学一年。不过,就是这停滞的一年,命运,天上,地下。

1962年,他20岁时高中毕业。“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和经济严重困难迫使高等学校大大减少了招生名额。1961年这个学校有一半学生考取了大学,一年之隔,四个班考上大学的人数却成了个位数。他面前的这座高考大山又增高很多,结果,成绩在班上数前三名的他名落孙山。

高考结束后他经历青春岁月中最痛苦的两个星期,几十个日夜的惶恐紧张等来的是一个不被录取的通知书,所有的理想、前途和未来在瞬间崩塌。他只盯着头顶的那一小块天空,天空飘来一片乌云,他的世界便黯淡了。他不知所措,六神无主,记不清多少个深夜,从用烂木头搭成的临时床上惊叫着跌到床下。

沉默寡言的父亲开始担心儿子考不上大学,再弄个精神病怎么办?就问他:“你知道水

是怎么流出大山的吗?”他茫然地摇摇头。父亲缓缓说道:“水遇到大山,碰撞一次后,不能把它冲垮,不能越过它,就会转弯,绕道而行,借势取径。记住,困难的旁边就是出路,是机遇,是希望!”父亲又说:“即便流动过程中遇见了深潭,即便暂时遇到了困境,只要我们不忘流淌,不断积蓄活水,奔流,就一定能够找到出口,柳暗花明。”

一语惊醒梦中人。

1962年,他在西安郊区毛西公社将村小学任教;1964年,他在西安郊区毛西公社农业中学任教。后来,又历任文化馆副馆长、馆长。1982年,他终于流出大山,进入陕西省作家协会工作。1992年,正是这40年农村生活的积累,他写出了大气磅礴、颇具史诗品位的《白鹿原》。

他就是陈忠实。

以后有人问他:“怎么面对困难与挫折?”老先生总淡淡地说:“像水一样流淌。”

像水一样流淌,这是岁月积淀的智慧。遇见困难,努力了,无法消灭它,不如像流水一样,在大山旁边寻找较低处突围,依山而行,借势取径。只要我们不忘努力,不断奔突,也一样能够走出困境,到达远方,实现梦想。

摘自《中国青年》2006年20期

编辑 / 李小灵